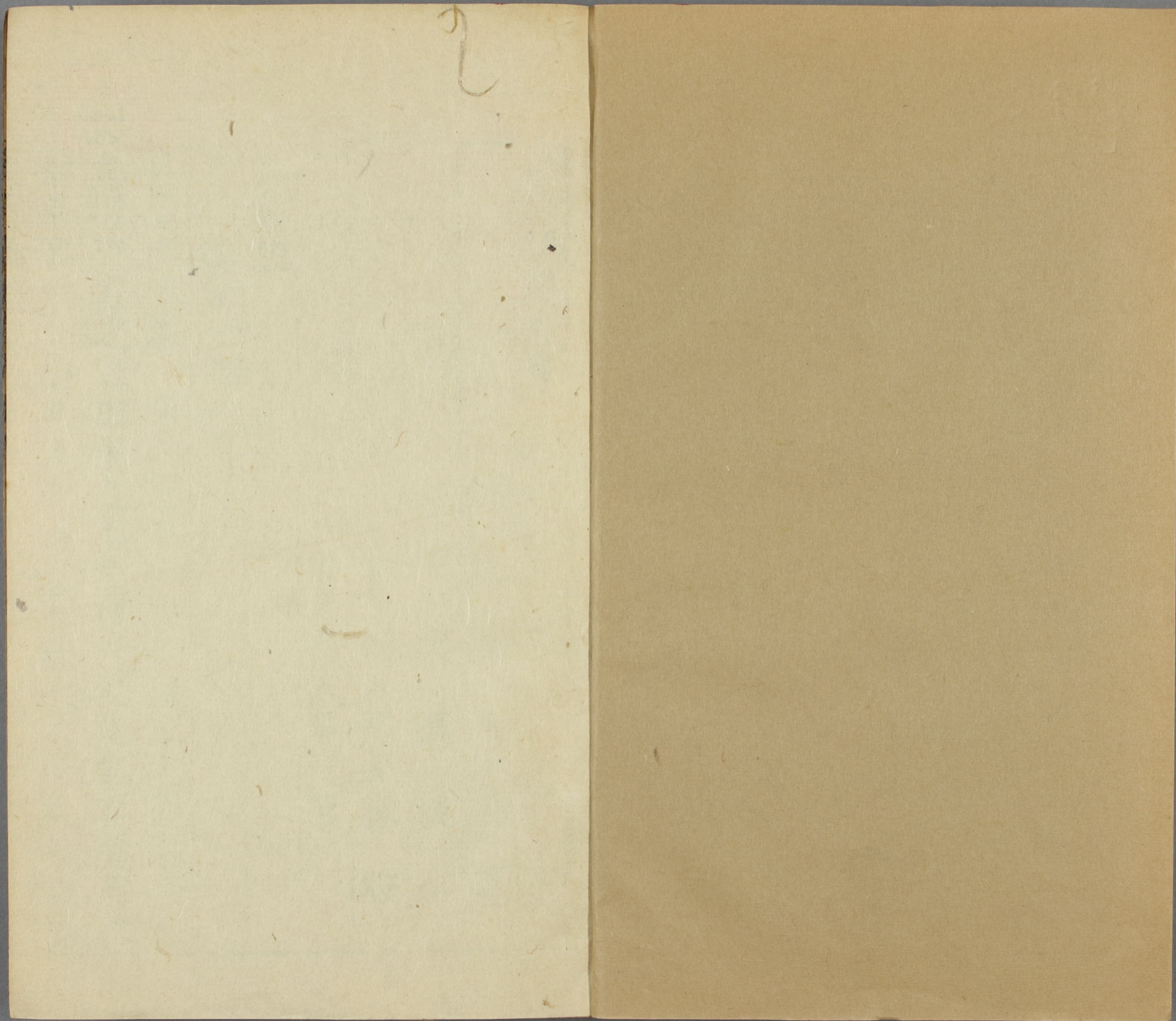


15
1345
28





門 5
號 1345
卷 28

經濟類編卷九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物類

飲食一則

呂覽本味篇 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
無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
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

經濟類編卷九

飲食

昭和十五年
六月六日
購求

見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右其君令焯人養之察其所
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
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
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
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佻氏
有佻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
佻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
不在以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懼
樂之此功名所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

玉有奮而好獨其名必廢想社稷必危殆故黃
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凡賢人之德有
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
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
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
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
無足復為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
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
千里也湯得伊尹被之於廟爨以燿火釁以犧豷明
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

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
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
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
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
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
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
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
甘而不噉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
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雉鱣之翠
述蕩之擊旄象 勺充少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

沃民所食魚之 不汙反之鱠東海之鮪醴水之魚
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萑水之魚名曰鯉其狀若
鯉而好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
之蘋壽木之萃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
葉焉餘薈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
碧陽萃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
英和之美者陽樛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鱸鮪之
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
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水之美
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

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炙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疆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衣服六則

漢賈誼服疑篇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為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子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

經義集要卷九十一
四
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
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
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
用高下則此品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卑人者品此
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費用豐賤用謙
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
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
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使人定其
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
卑尊已著上下之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

日之與星以臣不可以擬主賤不可以冒貴下不凌
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
由生

劉向脩文篇 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躡能治
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摺芴衣
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
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
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天子以鬯為
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
故天子以鬯為贄諸侯以圭為贄圭者玉也薄而不

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
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夫
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
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
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
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唐長孫無忌冕服議 準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
裘冕無旒巨無忌志寧敬宗等勘前件令是武德初
撰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交日
南至披衮以象二或冕藻十有二旒則天地數也而

此二禮俱說周郊與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
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至報
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季夏迎氣龍見而雩炎
熾方隆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衮章與郊特牲義
旨相協按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
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
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衮又王智深宋紀曰明帝詔云
朕以大冕純玉藻玄衣黃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
於隋氏勘其禮令祭服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
與禮經事無乖殊今請憲章故實郊祭天地皆服衮

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準新禮皇帝祭社稷服
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今
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卽三公亞獻皆服衮衣孤卿
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
殊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
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
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祠則玄冕又云公侯
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衮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
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
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

但名位不同禮亦異天子以十二爲節義在法天
豈有四旒三章翻爲御服若諸臣助冕與王同便是
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又王著玄冕
之時群臣並著爵弁旣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
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
設哲族之官去畫置蠲氏之職雖曰古禮事不可行
是故漢魏以來下迄隋代相承舊事皆服衮冕今新
禮親祭日月乃服五品之衣臨事施行實不穩便請
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衮冕
劉子玄衣冠乘車議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上皆

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
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
北征解鞍憇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
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
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
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
服朝衣罩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
也自皇家撫運汾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
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
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
馬而已臣伏見比者纒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
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止可配車而行今乘車
旣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
者褻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
服必也韞而昇鑑既以乘鞍非唯不施古道亦自取
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檐如翼如
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
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
收清道之傍絰駮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
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

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
爲非當時所撰且觀民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
僧繇畫群公祖二踈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
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
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
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
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宜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
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恒况我國家道軼百王
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
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父日不暇給未及權揚
今屬殿下親從齒官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
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楊炯公卿已下冕服議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
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
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
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
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
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
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
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畫蟲宗彝藻火粉米黼

繫濟經卷之六十一
六
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山龍藻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象
聖王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霑下
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布教也萃蟲者雉
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
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
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
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爲物之賴也黼者能斷
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
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
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
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者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
時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
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
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
也虎雉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
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群小
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
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

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而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鈔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鷂者鷩鷩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能鷩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功也又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并披紅葩之狎獵請爲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藻者飾也蓋以蓮飾水也非謂藻爲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

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乎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

肅宗升爲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之文太子以爲與皇帝所服同因上表辭不敢當請有以易之玄宗令百官詳議蕭嵩與裴耀卿等議臣等謹按衣服令云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

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綬犀簪一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皂領襍襪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章帶劔佩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劔佩等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爲首飾名制有殊弁珠璣及衣裳采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未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爲稱但稱爲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

錢二十七則

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

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
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
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飭均
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愷悌君
子干祿愷悌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
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數澤肆旣民力彫盡
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
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
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
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
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

弗聽卒鑄大錢

漢文帝除鑄錢令賈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
是章下詔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
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
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
廣諫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賈誼銅布篇 銅布於下爲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
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
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

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
事穀不爲則隣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
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罪爲蓄故民
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
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
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
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
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
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
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歛之錢重
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
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
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
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
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七此謂之七福故善
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
行博禍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
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

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
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
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
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
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
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
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

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
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
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
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
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
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
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
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樵爛願陛下
寬鍤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謔吟問路叟之
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
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
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嘆近
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
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徬徨不能監寐伏念
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乘
國之位膺揚天下烏鈔求飽谷日食骨並噬無厭誠
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棘校斤攘臂登高遠

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
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絳織枯之木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
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
天下笑

宋文帝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以
民不盜鑄及武帝卽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
郭不成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翦鑿古錢錢轉薄
小守宰不能禁朝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
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沈慶之建議以爲宜聽民鑄

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僞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頽竣駁之以爲五銖輕重定於漢世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旣均改之僞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旣深情僞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矣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萃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耳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舒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民慾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

明帝時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敗亂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齊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顓
上言以爲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
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
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漢興鑄輕錢
民巧僞者多至元符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
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鎔而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
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王者不患無銅之工
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
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
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更寧
重無輕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
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
也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
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
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
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
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
炭會宴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俊上言蒙山下有
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武帝從之遣使入蜀
鑄錢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北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爲在市
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旣示
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
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
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宜改
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
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悉心况復嚴
刑廣設也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
樂爲而弊自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

梁時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
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爲貨武帝自鑄五銖
及女錢二品並行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
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
數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
十爲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詔曰
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
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
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
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
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二年詔下而人不從

錢陌益少至于季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好肉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鑄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民間便之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唐高祖卽位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

明皇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歛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歛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時璟與中書侍郎蘇頌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明皇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頌爲禮部尚書以源乾曜爲黃

門侍郎張嘉貞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夫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左監門劉秩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

皇乃止

劉秩請禁私鑄錢議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錢布為下幣夫三幣握之非有補于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

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
 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
 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
 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
 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
 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
 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
 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
 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不足以懲且方今塞
 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
 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
 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
 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于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
 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
 可以行人之理亂皆由貧富之不濟也若許其鑄錢
 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于富室富
 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
 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
 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
 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

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于前而爐不加于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錢輕禁寬則行錢重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于采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無也惟陛下熟察之明皇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

錢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囂然不以爲便衆共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爲之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冗者皆聽用之如故

元稹錢貨議 奉進止當今百姓之困衆情所知欲減稅則國用不充欲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征稅闡加宜令百寮各陳意見以革其弊者臣以爲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十不獨在於錢貨征稅之謂也既聖問言之又以爲黎人之重困不在於征稅

之間加患在于剥奪之不已錢貨之輕重不在議論
之不當患在于法令之不行今天下稅賦一法也厚
薄一槩也然而庶能蒞之則生息貪愚蒞之則敗傷
蓋得人則理之明驗矣豈征稅闡加之謂乎自嶺已
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
澗大抵用水銀硃砂繒帛巾帽以相市然而前人以
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羸又得人
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稅
已來天下之財限爲三等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
留州皆量出以爲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

以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鏹滯帛以貽
子孫者有高樓廣榭以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
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制度支轉運已
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
月進之名有正至三節之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
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百姓國家之百姓也財
貨國家之財貨也不足則取之有餘則捨之在我而
已又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微恩成我之怨
府哉今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群寮誠能禁方鎮大臣
不時之獻貢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絕賂遺之私節

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賦罪之刑精覈考課之條
 慎選字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法而人
 理矣至於古今言錢帛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
 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或
 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
 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
 見元和已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
 帛無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
 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勝然而銅器備列于公私錢
 亦無于賣鬻積錢不出于墻垣欺濫偏行于市井

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賜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
 便于時耶蓋行之不至也陛下誠能採古今救弊之
 方施賞罰必行之令則聖祖神宗之法制何限前賢
 後智之議論何窮豈特愚臣盜竊古人之見自稱革
 弊之術哉

錢重物輕議 作法於人必求適中苟非濟衆是作
 不臧所以夙夜寘懷重難其術伏奉制旨旁採庶寮
 臣實有司敢不知愧既不早思所見上沃聖聰今乃
 備數庶官肩隨奏議無乃失有司奉職之體負尸位
 素餐之責况道謀孔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

知至於業廣卽山稅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
之滯藏使泉流必通物定恒價群議所共指事皆然
但在陛下行之有司遵守利害之說自足可徵若更
將廣引古今誕飾辭辨有齊畫餅無益國經恐重空
文不敢輕議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
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
能禁肅宗乃出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
重輪錢當二十諸州更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
天得一錢一當開元錢百城中物價尤貴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
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錢者所以
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
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入百萬
今纔十餘鑪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及流入
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
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
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
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穆宗從之始
令兩稅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

後唐鴻臚少卿郭在微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明宗以其指虛爲實無識妄言左遷衛尉少卿司正

後晉高祖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

六治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爲銅器

故禁之

吳越王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旣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鑄

釜野有鑄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南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未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元世祖時盧世榮旣入中書卽日奉詔理鈔法之弊

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
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
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
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
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
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
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
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
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
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初應
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曹欲擬贓罪滿至元鈔二百
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
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元中統爲至元
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
太重或以孟頫年少來自南方意頗不平其言詰之
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汝以爲非欲沮
格至元鈔邪孟頫曰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
鈔虛故改至元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
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

元行鈔法雖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至是武宗始
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
泉貨監大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
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
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
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
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
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順帝時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集省臺兩院共議之
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
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與吏部尚書僕哲篤迎合
丞相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
錢爲子衆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
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
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
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
其虛恐不爲國家利僕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
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
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僕哲篤曰錢鈔無行何如
思誠曰錢鈔無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

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僕哲篤忿曰公
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
脫見思誠之言直頗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
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廊廟中大聲厲
色爾於是諷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
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
唯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鈔與歷代銅錢並用
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
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
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寶三則

劉向雜言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
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蕪而不劇有
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
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
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蕪而不劇
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于外者君子比情焉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
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復
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

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卽位和乃奉玉璞而
哭于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
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
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
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
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
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
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
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
于君之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于不合意之君
其難萬倍于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
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
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
璞未獻耳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
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
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
以白金與搏黍以示小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
氏之璧與白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白金矣以和氏

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
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猶其取彌猶子罕之所寶
者至矣

宋人亦曰王春煥請曰然子罕不愛煥王春煥
美未煥耳
資而不取不取煥煥不取資資之不取也宜曰王
餘於山少子意一合其美然必歸王之我與焉其
其類每言于味九之璧又與淵而民之且以卦其

琴二則

秦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
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
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
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
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
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
曰焦尾琴焉邕之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
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

經濟類編卷九十八
三十一
聽之曰僖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
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
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
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
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
心而形于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鼎三則

漢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
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
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
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
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
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
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
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
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于

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
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
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宋徽宗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
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名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堦
埤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鼐北曰寶鼎東曰
壯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
鼎西曰皐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坐大鍾及二十四
氣鍾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屬九
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元

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忽破水流
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

蘇軾漢鼎銘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
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
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
靡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
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
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
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
三虎之垂涎而觀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

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
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
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
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
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
皇漢武帝乃始省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
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
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
耳之謂哉後壽王小子方以謏選不能究其義予故
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惟五帝三代及秦
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亾而亾
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
此器而拳拳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酒卅一則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于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

必不驕矣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僊僊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米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紹續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

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漢陳遵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叔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微一旦車礙爲甕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

系清類編卷九十八
三十
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晉劉伶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觥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蹠踞枕翅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蓋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唐皮日休酒箴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船載醇酎一甌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酒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酒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害醉士酒民哉又何必廁絲竹之筵粉黛之產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酒民之稱也訂皮子曰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

曰酒之道豈止於克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
爲淫溺化下爲酗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諭之以
誥訓然尚有上爲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酗禍所
化化爲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潞鄆舒有五罪
其一嗜酒爲晉所殺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鄭
伯有窟室而耽酒終奔於駟氏之甲樂高嗜酒而信
內卒敗於陳鮑氏衛侯飲于籍圃卒爲大夫所惡嗚
呼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爲鄆舒之僂過此吾不
爲也又焉能俾喧爲靜乎俾靜爲喧乎不爲靜中淫
溺乎不爲酗禍之波乎旣淫溺酗禍作於心得不爲
慶封乎鄭相有乎樂高乎衛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
因箴以自符箴曰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
醉於人

宋蘇軾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稭雜以卉藥而爲
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
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
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
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
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羸也始釀以四兩
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

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并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也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籩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籩半日取所謂羸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俟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筋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不益也... 御馬

御馬四則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躐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

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功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輪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竊矣汝其識之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速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蘇軾三馬圖贊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勅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

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
獻百官皆賀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
龍顛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
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然上方恭
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
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羗温溪心有良馬不敢進
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熙
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
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
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
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
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
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校之藏於家紹聖四
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
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吁鬼章世
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
入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昆瑤帝念民乃下招徠歸
雲逝房妖

野亂本須相去數級今五我服武跡於天難立內障
一却之事而幾三萬之師魏氏為之替曰尹果章世
字三月十日輝五感德爾各無事因書善書畫或思
三魏馬之壯而刻吳章青宜蘇林之燕然家跡望四
聖矣而入少安博嘗林結然承蕭伯季公轉畫當執
衣何而用事遂歸于邦其革不用燕肉小氣馬限不

類編卷九十九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雜言類

似是而非

丑則

呂覽當務篇 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
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
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

信者爲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泆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殺其頭矣辨若此不無辨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必信也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非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

經義類編卷九十九
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
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疑似篇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
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劔者之所患患劔之似吳干者
賢王之所患患人之情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
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大惑而聖
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周宅豐鎬近
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于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
聞卽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
皆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

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
于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于麗山之下爲天下
兵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
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
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
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梁北有黎丘
部有竒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夫人有之
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
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
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

昔也往責于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謔是必夫
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于市欲遇而刺
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
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于似
其子者而殺于真子夫惑于似士者而失于真士此
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于其
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于澤而問牧童入于
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
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似順篇

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爲

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
天之道也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
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
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歛重也則
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
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
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
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
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
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

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以完觀
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
盡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
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
所惡也而反以爲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
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爲晉陽下有請于趙簡子簡
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
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
諛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
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
見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况群
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爲之夫順
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况鐸欺君其圖之簡子曰微
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
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
猶足以蓋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
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耻無大乎危者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
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橈以橈椽任重塗此宜
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

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
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
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
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
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
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
之其盡也乃得無折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
三日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
為之弓折

浮辯七則

韓非問辯篇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
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王之
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
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
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徇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
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
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
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
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遵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

經義類編卷九十九
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約毅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功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設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爲賢以犯上爲抗人王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王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

珠于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櫃綴以珠玉飾以
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買
櫃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
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生之道
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
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
其言多不辯

外儲說 夫新砥礪殺矢殺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
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
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
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
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
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
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
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
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八說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爲活餓者也
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
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
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呂覽離謂篇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爲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于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王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于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

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
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
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
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
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
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
人于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
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
死爲顧可以見人乎是者數傳不死于其君長大不
我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
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
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
其與橋言無擇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
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
王乃止其行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
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斲其指先王有
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

淫辭篇 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
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
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

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
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
所欲爲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
王不悅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
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
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
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
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
而辯至于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
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
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
難願得有問于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
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
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
穿辯荆柱國莊伯令其父視日日在天視其奚如曰
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
進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人有任臣不
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宋有澄子者亡緇衣
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
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

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群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剪翟剪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剪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與講後亦應之此其于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漢書卷九十九

無用 五則

客有為周君畫策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策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策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策同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于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于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矣

經齊百編卷九十九

無用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
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
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
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
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
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
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
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
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
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
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
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
多久于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
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

亦不為其人用吾是以不附也其心不在律也

貴因一則

呂覽貴因篇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
 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
 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
 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
 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淨立
 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
 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
 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
 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

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
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
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
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
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
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
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予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
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
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王矣今甲
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王必殺之
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
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
之所欲已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
獲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
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
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
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
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
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

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
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
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
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君喜三極篇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
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
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
或先今知内外之大同故或先内或先外天下之物
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
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
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
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
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
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
天下天下歸功于聖人聖人任功于天下所以堯舜
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經齊類編卷九十九

六神無歸以空之如變之

自然二則

韓非喻老篇 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
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
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
中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于宋邦列子聞之曰
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
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
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
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
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經齊類編卷九十九

八

自然

功名篇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
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
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
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
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
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王

晉嵇康君子無私論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其
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鈺有嵇山家于其
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
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
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
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
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
食之事彈琴咏詩自足于懷以爲神僊稟之自然非
積學所得至于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
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
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
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
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于
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

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
至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
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虚心無措君子之篤行
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
是賢于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
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
賢也不察于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于善而
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于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
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
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

古道不可用

五則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
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
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毋自信
也

韓非外儲說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

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旣雕
旣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于文曰
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郢人
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

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
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
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
此類

八說 摺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錡登降周旋不逮日
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于城距衝不若堙
穴伏橐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當今爭于力古者
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珣鈔而推車者古者
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
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
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
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
行推政也

用人篇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于楮墨暴雨疾
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
患而固金城于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
交于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
至禍莫大于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
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于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
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呂覽察今篇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
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
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
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
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
之民有似于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欲異口之命
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
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
毀以勝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不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
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下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

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釋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
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
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
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
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
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
鱉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荆人
欲襲宋使人先表澶水澶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
夜涉溺死者十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
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

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王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年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鄒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于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于此

惟國之為地有地也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
無其父親善哉其子豈惡善哉姑也并時亦少對矣
嬰兒而為對之玉中嬰兒細入問其姑曰如其父善
不我以為為豈不難姑亦處于玉土者具入古臣
不亦惡乎以此姑去為其國與地同報曰我矣而去
其而笑者人本末之非已言矣而險不亦求險昔也
舟中望于水邊笑其舟曰畏吾險之而後望舟立於
水也各各也夫王之千里而笑入本末之春其險自

意有所移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
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
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
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况人乎

漢劉向雜言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

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
和其風總眾議而定其教愚人學遠射者參天而
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天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
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
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
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為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為
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為顯士

意旨兩錄

明有所蔽 三則

呂覽去尤篇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
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
惡東面望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睹北方意有所
在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
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
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
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
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
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

三十五

明有所蔽

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充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充乎愛也

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充也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手獨必不合于俗則何可擴矣

聽言篇 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鐘鼓侈其臺

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天
膾壯狡汙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
不辜之民以永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
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
可宄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甚寡
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
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
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于義不以
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
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于中國者而
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
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
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
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
乎其無辯乎造父始習于大豆蠶門始習于甘蠅御
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
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
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于學問不學而能聽說
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
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

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去宥篇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于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于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于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于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慤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

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群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荆威王學書于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鄰

系漢書卷九十九
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其天矣

人各有能有不能 三則

劉向雜言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忘炙籩而不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忘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

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墼隋侯之珠國
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驎騶倚衡負軌
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
狸干將鎮鏹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
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
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
子所能耳若誠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王子之
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其戊使于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
能為王者之說乎其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
長謹愿敦厚可事王不施用兵騏驎騶足及千里
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為利名聞天
下匠以治石不如斧斤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
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王子亦不如戊矣

于端于集之其萬乘之王子亦不攻其長之王子之
不攻其長之王子亦不攻其長之王子亦不攻其長之王子亦
置之於其室也其不攻其長之王子亦不攻其長之王子亦
其不攻其長之王子亦不攻其長之王子亦不攻其長之王子亦

精誠感動 二則

呂覽精通篇 人或謂鬼絲無根鬼絲非無根也其
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
或射之也聖人南向而立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
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于人
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
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
所親愛在于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
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祥
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祥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

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
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
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
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乃若新劇研順其理誠
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
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
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
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睹臣之母量
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
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
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
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
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聞者內乞人之
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
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
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
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
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于忠而應乎心兩
精相得豈待言哉

具備篇

今有羿逢靈蒙繁弱于此而無弦則必不能

中中也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
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
于鄆薄矣武王嘗窮于畢程矣伊尹嘗居于庖厨矣
太公嘗隱于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
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
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
而行請近吏二人于魯君與之俱至于亶父邑吏皆
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
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
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
報于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
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
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
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
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
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
也有便于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
敬諾乃得行其術于亶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
而往觀化于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
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

之取小魚也所取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
子之德至矣使民聞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宓子何
以至于此孔子曰血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
宓子必行此術于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
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
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
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
故誠有誠乃合于情精有精乃通于天乃通于天水
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于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
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
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不謀其國也與而不歸其博入少不

務大

呂覽務大篇 嘗試觀于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
 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
 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
 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于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
 貴于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
 孔子曰鸞爵爭善處于一屋之下毋子相哺也區區
 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鸞爵顏色不
 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
 免于鸞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

父子兄弟相與比周于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鸞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爲贊然後皆得其所樂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于被瞻曰聞先王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則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也賢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于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博志篇 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

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
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馬
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
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
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爲之任也冬與
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
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庠用智徧者無遂功
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闕
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
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于天下以爲
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
也有不便于學者無肯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
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真精
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
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劍良馬于此玩
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
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年之鄙人也苦耕稼之
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
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
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

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曰獲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獲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一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于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而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勸後世已

十過

韓非十過篇 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
 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
 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
 五曰貪懷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于女樂
 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于諫
 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于忠臣而獨行其
 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
 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
 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鄢

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其之弗能絕于口而醉戰旣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于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其心忠愛之也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爲

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公之竒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

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處三年與兵伐虞又尅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大利之殘也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爲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于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

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
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
東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于濮水之上
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
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
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
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
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
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
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
于郎門之垓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
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
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于清徵
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
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
蛟龍畢力並鎡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
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
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
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
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

隨之裂幃幘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懷昔者智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騖懷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真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蔑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智伯又令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襄子弗與智伯陰約韓魏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告之曰智伯之爲人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真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
四十一
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
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
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
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于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
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
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
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
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
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
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千丈君發而用之
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箇輅之勁弗能過也君曰
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
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
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
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
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
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
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
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

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於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親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日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

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
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智伯曰破趙而
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
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
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
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
其前大敗智伯之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軍破國分
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懷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于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問
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王
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
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于子子以儉
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
簋飲于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
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
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于
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
天下而傳之于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
內纓帛爲茵蔣席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
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

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壺罍茵
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
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
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
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
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
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
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
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
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
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穆公迎而拜之
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旣以得之舉兵而伐之蕪
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于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
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于海而樂之
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
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
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
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
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
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

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
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
過而不聽于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
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政安
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
若君知子莫如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
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
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非
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
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白獮以爲治內
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
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
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
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
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王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
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
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于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
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
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

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
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君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
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
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
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虫出于戶故桓公之
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于其臣而滅高名爲
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于
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
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
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于秦哉因賂以
名都而南與依楚是患解于秦而害交于楚也君曰
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
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
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
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
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
之信意于秦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
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
曰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
我者秦也以名告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

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于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于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于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卽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注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于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于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

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間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國小而迫于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終

經濟類編卷一百

明 北海 馮 琦 篋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雜言類 二

雜言 三則

管仲戒章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

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 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

劉安人間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

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斃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擊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入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

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
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
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
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害為鄰非神
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
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
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
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
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
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
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
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
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
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
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
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
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
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
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
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

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綏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麗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得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歟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顒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

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温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

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唬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唬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傳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

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竒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教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

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
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
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
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
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誠
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
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
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
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
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
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
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
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
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
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
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
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
深不可測也 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
以忤其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黠將為室問匠人匠人

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
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黈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
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
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
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
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
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
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
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
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
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
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螿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
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
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
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
近或近之而遠 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
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
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
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
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

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
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
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
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
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䟽無害子曰
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
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
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
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履履
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
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
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
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
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奈何咎犯曰
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
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
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
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
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
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

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

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以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

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
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淨兵
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
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
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
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穡積於民君以
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
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
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
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
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
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
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
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
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歛冬
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
休息民以蔽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
可罪也 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
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
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

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宰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殺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

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行地者亡智伯是也故非其事者勿仍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仍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惠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

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噐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 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

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

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

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美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稷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頰色不變其御欲驅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頰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剗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

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爇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在巖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荆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君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嘗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而季氏爲之金距人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

而伯怒讚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伐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

棘楚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蠱啄剖梁柱蟲蠹走牛羊此之謂也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脇使之袒而捕魚鼈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鼈負羈之言則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

弗能爲謀且患禍之所出來者萬端無方是故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安動而絀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披裘而用箠也且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墻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郢尹而答之三百夫仕者先避

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乎於卵也一指筏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臆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翔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漸且子之巧亦弗能知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名城經丹徒起波濤舟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
孔子曰類河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
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曰如人也曰
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經於山中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及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刃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及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

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王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緄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築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纒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捲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修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以亡

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鷄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

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

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及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於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蒞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

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

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厠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

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衛國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陰暘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

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馬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今

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謹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擗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

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非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冷民有罪當可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踰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潛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

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
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
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
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
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
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
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
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
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詮言訓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

一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
以類別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
而爲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
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
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
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
也聖人不以名尸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
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
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
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

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弄死於桃楸子路殖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鰻貉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

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有枉已而能以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

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
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
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况
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
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
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
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
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
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
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
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
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
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
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
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
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
同則格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
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
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
故能處之秦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

王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懇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已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殼隨其後向不怒而

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言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愚愚不足以至於失守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禍之至

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
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無
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
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
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
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已之
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
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剽也福
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
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
殺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
者而可以盜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
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
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
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
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
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
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爲不
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

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
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
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
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
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
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
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
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
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
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

者也人章遯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
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
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已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
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
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
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
澈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
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
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
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

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修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受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厭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緇錘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

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
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斃死而民弗離則爲
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
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
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
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
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
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
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
一身之身旣數旣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
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
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
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
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
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
一人之力以圍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
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
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
數未之有也故好與求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
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

系河類編卷一百
三十五
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

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已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癩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心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

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上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已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也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爲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兇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徒更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沒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鬼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已而足物不爲人贖用之者亦不受

其德故靈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墮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為可以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

至則怖神勞於謀智惑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異之行服不視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萃窮而不囁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恠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

所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
 豈加故為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而
 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冠有根心
 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心其齊行
 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方數不在於
 欲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
 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
 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
 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
 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

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
 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箴臚不收於前鍾
 鼓不解於縣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違
 啓處無也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
 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
 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俎豆之類黍稷之
 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
 無害於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為僕無害於為佐故
 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

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
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
於數則寧今與人下氏之壁未受者先也小而致之
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各各自以
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勞而決之非以智不
爭也兩一羸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
鬪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
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
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闔行繆改終
言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驕春過則悔有

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真中規方之中矩行
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箠
蹠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
國滌不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
可以治
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
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怨大
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
憂者筐
牀衽席弗能安也菰飯糲牛弗能甘也
鳴竿弗
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
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益之所不能樂

而後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莫為天子而不
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悶樂佚而憎勞心
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於恬舍
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下之大

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瘦而無漑於志故野則如貴

雖貧如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

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軍多令則亂酒多

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

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

適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

之間反生關關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

之敗也詩之失僻樂之夫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

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

名者以勝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

皆立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

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周適似日

長其類以偏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人謹慎

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於廩見

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藟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

魚豆之先黍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於口腹而先

王賈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端萬軫必有不
化而應化者大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
為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也暑之變
無損益於口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應而不

冒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時去而三時三

年時三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

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
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
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
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

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

故虛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

夫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亦

滔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

益之也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為龜憂

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豈不憂天下之也其身

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也來不為

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也不伐其

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

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也積其德狗吠

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
之主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魄於明堂之上神貴於
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者必反諸
神謂之太冲

